

安安

谨以此文，献给一段逝去的时光和一个陪我度过那段光阴的最纯洁的灵魂。

——题记

像《百年孤独》开篇所说的，多年后，落儿仍能清晰地记得见到安安的那个春天，雨丝细细密密地洒在窗外的青石上，泠泠作响，桃花水彩般的淡粉色俏皮地顶出一点来，像小孩子般粲然微笑。梦意阑珊。一片烟雨朦胧中浮现着一个白色二层小楼的剪影，如春之序曲中跃动的精灵。

屋内，落儿和弟弟紧盯着电脑屏幕，双手在键盘上灵活移动，弟弟小泉不时抱怨落儿的技术有多么差。哥哥和姐姐在旁边看书，手指随着雨丝的韵律敲打节奏。

突然，大门被打开，一个穿红色雨衣的身影挤了进来，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搂着什么，另一只手解开雨衣，并在门边抖了抖。“大家都在吗，看我带了什么回来。”妹妹小杉扬起笑容，举起手中的东西——一只棕色的小狗。小家伙应该刚出生，又瘦又小，在小杉手中瑟瑟发抖。

“我同学家的母狗生了两只，同学就送了我一只，我们给它起个名子吧。”

落儿的手指摁下“发射键”，做垂死挣扎，可还是光荣牺牲了。小泉幽怨地看了落儿一眼，继续孤军奋战。

“你说叫什么？”落儿抱过那只小狗，小家伙软软的，缩在落儿怀里。小杉举目四顾，看见桌子上放着的营养品“安利”，于是用发现新大陆的语气宣布：“叫安安吧！”这下连小泉都舍弃了手上的游戏，转头鄙视地看小杉：“太土了吧。”

“这名字好啊！”一旁的姐姐突然大叫，还激动地拍了哥哥一下。小杉闻声后得意地抱着小狗去玩了。落儿和小泉齐齐望向姐姐。“哥，这名字好啊，把男主角的性格特点都写出来了。”

哥哥：“嗯，是啊。”

名字就这样莫明其妙地被定了下来，随着雨丝，渗入落儿心里。

那一年，安安刚出生，落儿七岁。

二

又一个夏天，天空像被漂白剂洗过一样干净，院子后面的鹅卵石泛着淡淡的光泽，温润而闪亮。白色的蝴蝶翩翩飞过姥姥种的牡丹，妖娆的火红似像要燃烧起来。燕子飞出屋檐下的巢，掠过落儿的发顶，轻落在电线上。落儿轻轻摩挲着手里的铁锹把，傻傻地看着小泉：“现在是夏天啊，我们真要种西瓜？”

“相信我，姐。”小泉从袋子里捧出一把西瓜籽，洒在跳进坑里的安安身上。

“安安，别闹了，出来。”落儿朝安安挥挥手，安安抖了抖身子，不情愿地哼了一声，跳了上来，用鼻子轻轻拱落儿的双脚。

哥哥忙着准备中考，姐姐也忙着初中的第二场期末考试，原本热闹的姥姥家只剩下落儿和弟弟妹妹。小泉执意用后院的花圃做老师布置的“种西瓜”任务，落儿和小杉也只能舍命陪君子。

“小杉，去井里打些水。”落儿轻声道。后院的水井是抽水式的，从这幢老房子建时便在，平时也不怎么用，倒是成了落儿他们从小用来打水仗的玩具。

安安跟着小杉跑过去。小杉先倒了碗水进去，然后用力压两下，水就流了出来，很清很凉，在阳光下绽放着钻石般的光芒。安安蹲在出水口下，享受着井水的凉爽，小杉笑着去挠它，然后接了小半桶水。柔和的阳光在小杉长长的睫毛间投下了淡淡的阴影，水珠携着光线在阡陌间千回百转，耀眼夺目。

小泉把土填好后用手轻压了两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洒上水，最后又添了层细土，安安站上去用前掌扒土，吓得小泉立刻抱起了安安“不能碰哦，小西瓜一碰会坏掉的。”落儿扬起笑容，像夏日的花仙子般灵动。

“我的花圃！”远处传来姥姥悲痛的喊声。“小泉，落儿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！”

落儿转身冲水泉小杉扮了个鬼脸，低低地喊一声：“跑！”小泉和小杉心领神会，立刻换着安安溜之大吉。安安大概觉得很好玩，兴奋地叫，很不地道地

暴露了落儿他们的逃跑路线。

一群人跑到不远处的野地里，随意躺在草地上，安安围着他们撒欢。薰衣草的香气一波波涌来，白云在天际泛起朵朵浪花。落儿的手机响起来，是哥哥。

“哥哥考完了哦，他说考的很好。”落儿接完电话后站起来大喊：“我们也要努力！”小杉和小泉也向着天空大喊，大家随即笑起来。安安欢快地叫，幸福的声音似能传到天堂。

那天姐姐回来，又念了她写的一首小诗：

盛夏的曼陀罗

绽放如仙女座的轨迹

梵高的画笔

盛开了向日葵的美丽

薰衣草小路

迥迤于梦中的淡紫色花园

花落阡陌，浅浅若夏风织成的茜纱

旋转在梦幻的春夏之交

精灵的脚步若即若离

把春天的满地落英，牵引入仲夏夜的梦里

那一年，安安二岁，落儿九岁。

三

一脉清幽细细开，流云散处自徘徊。满地金黄的落叶携着残落的花的幽香，流转在鼻尖，风精灵的每次路过，都制了梦一般落花纷飞的美。沙沙的音韵，仿佛老人低低吟哦古诗般优般动听。夏意阑珊，只有像彩练般飞舞的黄叶，才轻柔地提示着夏日曾来过的事实。

小杉在屋内抱着安安，小腿不停地晃啊晃，：“没意思啊，咱们不能干点什么吗？”安安静静地躺着，黑色的大眼睛赞同似地眨了两下。落儿忙着写一大堆初中作业，哥哥姐姐不停地查各种题库，小泉窝在一边看小说。

“忙着呢！”落儿回了句，“再说马上就要下雨了。”外面早已乌蒙蒙一片，

光线似迷失在了云层里，丝毫没有出来的意思。

“我们去小溪那边好不好，说不定有鱼呢。”小杉苦着脸问

“你才是鱼。”

安安不满地叫了一声，自己从沙发上跳下来跑了出去。

“算了，出去走走吧。”哥哥放下笔。

姥姥家在建新的房子，因为要下雨，工人们都回去了，一大堆材料散在地上，再配上这压抑的天色，一幅要演鬼片的样子。

落儿一群人跑跑走走，总算到了目的地，溪水已不如从前清澈了，一点点光映在墨色的水面上有些诡异。雷电沿着云层伸展开来，泛着诡谲的青紫色。霎时间雨点像倒豆子样从天幕间倾下，狂风猎猎颭倾着一棵棵小树。

落儿他们都没带雨伞，用外衣裹住头，就回奔，安安绑着落儿的围巾，四掌踏在地面上，踩出一朵朵晶莹的水花，一群人没有一个抱怨，反而开心地大笑起来，任全身湿透，仿佛儿时打水仗。

那一年，安安五岁，落儿十二岁。

四

窗外灰色的高楼直刺昏暗的天空，窗台上一盆红玫瑰映着外面屹屹白雪若琼英缀雪，绛穹著霜。远处的点点灯光若珠光玳铄，奢华而繁杂。落儿的笔轻轻在括号内填上一个A，然后吐了一口气，伸了伸僵硬的脊背。

妈妈在客厅通电话。“妈，怎么了？”落儿轻问。

“是安安生病了。”

落儿心里涌起一阵不安：“什么病啊？”

“不清楚啊，你问问小杉他们吧。”

世界很静，雪花落地的声音像极了教学里圣洁的诵诗声，再过几天，雪会结冰，冻住一切痕迹。再过些日子，冰大概会化，那样的话春天也就不远了吧。

落儿回到姥姥家时，小杉在哭，小泉也呆呆地望着她。哥哥在奋战着高考，姐姐似乎忙着什么比赛。落儿和小泉去了从前那片野地，那儿有条沟，据说为了防止疫病，安安就葬在那里。雪太大了，足以掩去一切痕迹，落儿只是呆呆

地站着，不知道应不应该像电影里那样撒些花瓣。已结冰了吧。那等到春天呢，会融化吗？

落儿听见自己足音跫然，那是雪的声音。

最后一年，安安七岁，落儿十四岁。

后来，落儿偶尔会梦见某个温暖的清晨，她下了巴士后向姥姥家走去，一个棕色的小身影摇着尾巴，向她跑来，弟弟和妹妹追在后面，落儿向着阳光抱起安安，璀璨的金色的安安披了层流苏，耀眼夺目。

“姐，你回来了啊。”小杉跑过来。

落儿的嘴角扬起一个漂亮的弧度：“嗯，我回来了。”